



刘湘晨 著

众山的 拴马桩

帕米尔的另一种讲述
The Hitching-post of Mountains

天山、昆仑山、喀喇昆仑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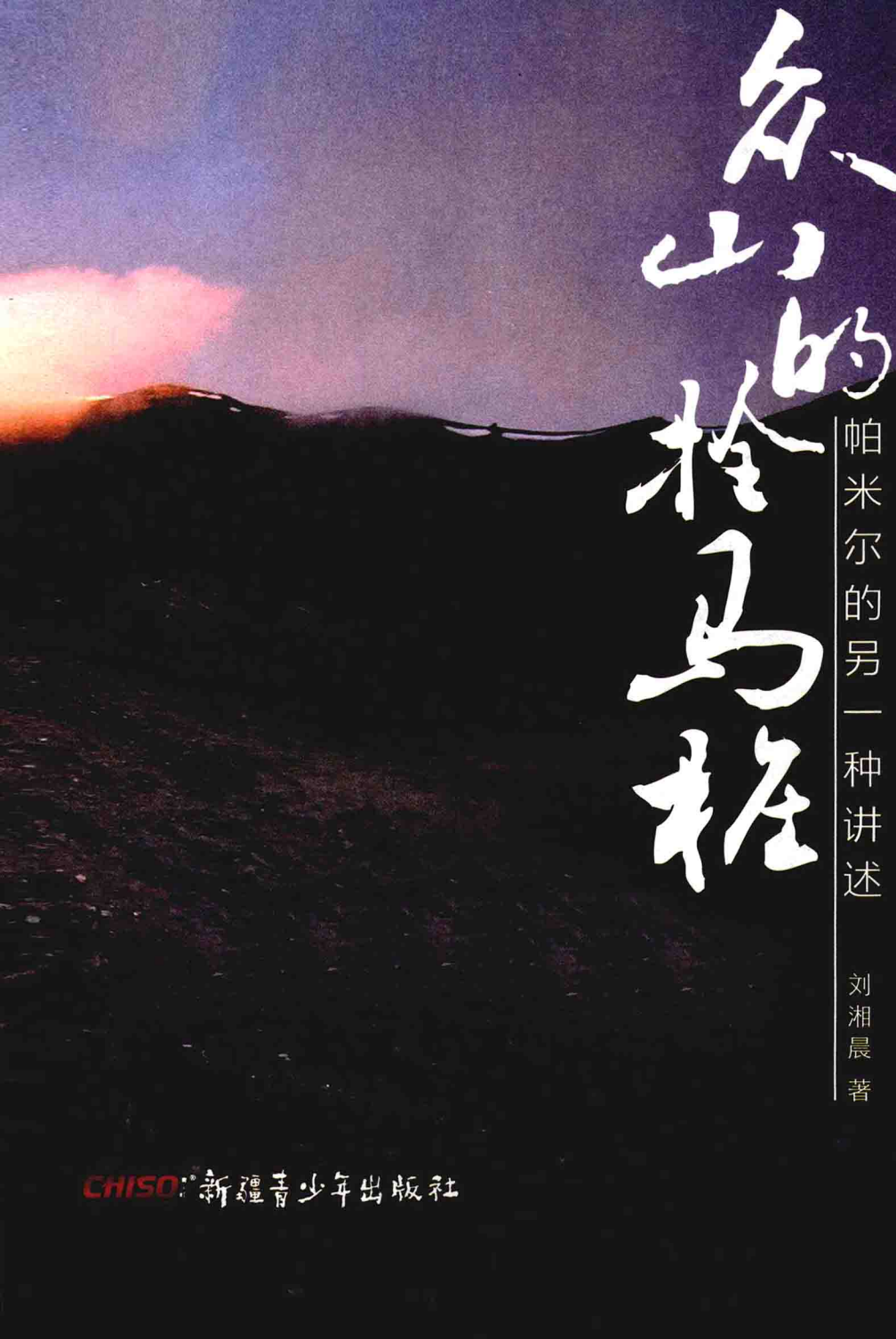
喜马拉雅山、兴都库什山

如野马奔向西方

形成世界的基本地理构架

帕米尔就是系着缰绳的拴马桩

CHISO新疆青少年出版社



众山的拾马桩

帕米尔的另一种讲述

刘湘晨 著

CHISO: 新疆青少年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众山的拴马桩 / 刘湘晨著. -- 乌鲁木齐: 新疆青少年出版社, 2013.10

(“行无疆”旅游探险丛书)

ISBN 978-7-5515-4529-7

I. ①众… II. ①刘… III. ①游记—新疆 IV.

①K928.94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3)第233695号

众山的拴马桩 / 刘湘晨 著

出版人 | 徐 江
选题策划 | 骆 娟
责任编辑 | 骆 娟
责任校对 | 王 荔
书籍设计 | 李 鲲

出 版 | 新疆青少年出版社
社 址 | 乌鲁木齐市北京北路29号 邮政编码 830012
电 话 | 0991-7833922 (编辑部)
网 址 | <http://www.qingshao.net>
发 行 | 新疆青少年出版社营销中心 电 话: 0991-7833979 7833911
经 销 | 各地新华书店
法律顾问 | 钟 麟 13201203567
印 刷 | 北京时尚印佳彩色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 890×1240 1/32
印 张 | 7
版 次 | 2014年1月第1版
印 次 | 2014年1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 ISBN 978-7-5515-4529-7
定 价 | 36.80元

目录

- 1 公骆驼发情的时候，我又回到了帕米尔
- 6 随札莱甫相河迁徙的高原之家
- 8 每一个塔吉克人心中，都有一座慕士塔格
- 15 灶火升起，光亮和热辐射至整个屋内，灶坑的顶上就是直通天空的天窗
- 21 河水喧哗的幅员广阔，掩不住小妮萨的笑声爽朗
- 28 掺和着浓重血腥气的羊羹味儿经久不散
- 41 房子盖好，也就是老吾守尔·尼牙孜家族分家的时候了
- 52 即将开犁的祝福和来年丰收的期盼尽在其间
- 64 转场是家家必经的大事，其重要性足以影响一个家一年、甚至数年的生计
- 75 所有游牧民族所可能有的、持续时间最长、行经路线最远的转场



目录

- 85 东部帕米尔高原的所有史诗性蕴含都会在羊群过河的一瞬被详尽描述
- 96 我与高原那些美丽女性让人稍有联想的联系
- 105 找一处深水让我的整个身体埋没，以完成札莱甫相河对我的洗礼
- 112 漫天浓云堆垒，把整条山谷罩住
- 120 第一次走向12年前我就听说的那座转场必经的喀拉苏达坂
- 132 在高原六月的早晨，一条峡谷之间突然会有十几只秃鹫汇聚
- 141 每年的草地随风被唤醒、染绿，突然大雪降临……
- 146 一场大雪之后天空大晴，高原的瞬间变化会让你的眼睛眨动一下都会是一次损失

目录

- 154 一个家，一群牦牛和羊，还有整座高原，——都在胸中
- 162 高原的残酷不允许任何过于矫情的表达
- 171 羊和牦牛蹄子踏着雪下细碎砾石的声音如瀑布流泻……
- 176 麦子割倒，女人和孩子们都撒在了地里
- 185 父亲给女儿的礼物就是亲手缝制的鞞乌勒
- 192 不知道裹在一条头巾之下的西仁·达吾提还有一点即将走出大山的喜悦吗？
- 201 家里的柴院儿垛满，大致就是未来婚礼的规模
- 210 尾声
- 213 附录：吾守尔·尼牙孜及其家族完整谱系



公骆驼发情的时候， 我又回到了帕米尔

札莱甫相河谷的东岸是典型的沙砾荒漠，无数年沉积的沙屑拥掩着大小不一的石头，使脚底的路面有两种完全不同的质感。这些石头在持续不断的风化之中，小的可把玩于指掌，大的则两人或数人环抱不及，久经暴晒，裸露的一面一层铁矿石带着褐色或黑色的釉质，散落在浅色近于苍白的大片沙原之间，时间一下被推至洪荒年代，而你则是那个年代走来的第一人。

呼哧促喘的骆驼压着后脖颈，勒着纵横几道的铁丝，仍挡不住不断喷涌的白沫子堆满驼嘴。骆驼的鼻子能嗅出几十公里外沙地地底的隐约水汽，它的眼睛能看到数百步之外沙蜥倏忽间吐出的舌信子。骆驼整天昂着头，以一双锐眼环视荒原，一只沙地麻雀飞过也会让它跺着蹄子狂躁不已，任人拽得两个鼻孔裂开渗出血也拽不住。这是公骆驼一年最暴烈的时候，刺鼻的腥臊气使辽远广大的荒原有了更确切的一种季节属性，就连远处的雪豹和狼也会绕着走。

一霎间，我为自己再次进入帕米尔山地的时态找到了准确而形象的描述方式：

公骆驼发情的时候，我又回到了帕米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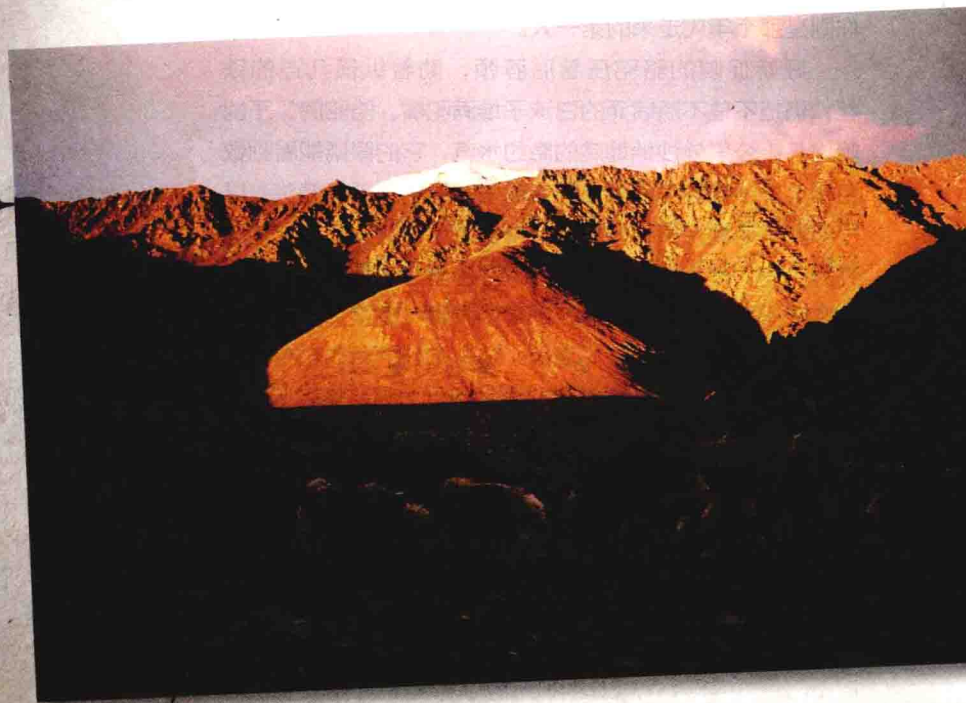
高原广大，札莱甫相深切的河谷让人荡气回肠！

札莱甫相河是融入塔吉克人血脉的母亲河，其语意是：流淌着金子的河流。

大凡与一个民族血脉相关渊源久远的河流，其命名的动机有可能出于地理原因，更重要的是心理沉淀。

在整个东部帕米尔高原，对地理和人文构成影响的河流一是札莱甫相河，另一条是塔什库尔干河。两河相比，跨越近两千年，塔什库尔干河在史籍和人们印象中的比重都远远高于札莱甫相河，最重要的原因是当时羯磐陀国国都的北移和喀什噶尔作为丝绸之路中心枢纽的确立，这就是我们今天尚能看到的位于县城之中的石头城遗址。实际上，直接承接乔戈里冰川融水的札莱甫相河，远比红其拉甫达坂和瓦罕走廊山脉诸多河流网系积水汇流而成的塔什库尔干河流量大，所以才有可能形成足够的冲击力，最终在高原上冲凿出一条开阔的大道供人畜过往，这便决定了札莱甫相河在民间传统中的地位和她更突出的土著特色：

札莱甫相河是帕米尔高原东部边缘与喀喇昆仑山西端的一条界河，其流量为东部帕米尔山地之最，对本地区地理及人文形成的影响和作用都远大于塔什库尔干河；因更多地理上的接近，未离丝绸之路左右的塔



什库尔干河在保证充足给水的同时，更介于横贯欧亚的丝绸之路而使她的声名远播。

事实上，在羯磬陀国国都未北迁之前，沿札莱甫相河河畔自北向南再折向西直接进入瓦罕走廊，这条通道一直是沟通帕米尔高原各处的主干道，羯磬陀国当时的国都就是如今还能看到的这条主干道必经的“公主堡”遗址，它扼守在瓦罕走廊的最东端，与公元644年唐玄奘《大唐西域记》所描述的石头城相距一百多公里。这条大道的始用，最早可以推至高原上有一天吆着羊群掀起一阵烟尘走过的第一个牧人！但是，在整个帕米尔高原，尽可纵马的辽阔面积与更好的水土条件，都使塔什库尔干河谷成为后来羯磬陀国迁都的最佳选择。不仅如此，还有一个更能体现塔吉克人自觉意识的原因：

据守公主堡，瞭望丝绸之路蜿蜒而来又进入瓦罕山谷，羯磬陀国永远都是大道的一个附属；北迁之后，既可得大道之便，又有了更为辽阔的经营空间，由此，札莱甫相河退出了人们的关注视野，塔什库尔干河渐渐成为东部帕米尔最重要的新的地理坐标。大概就是从这个时候开始，南道丝绸之路渐渐放弃了由叶城、莎车、英吉沙一线进入昆仑山的传统线路而改为由盖孜线直接葱岭大道。

不过，非常怪异的是，人们对通途的描述，通常以外界的介入和影响为依据，不知道这是因为后来的描述者掌握的资料有限，还是一种无意识的“强势屈从”，完全忽略了所在的更自觉的动机。实际上，这个动机通常是大道被凿通最初、最重要的原因。塔里木盆地是这个世界上最干旱的大陆之一，周围高大山脉的阻隔使它拥有获得调剂、理解并建立联系的天然愿望和动机。对于这个封闭大陆，一条大道就是它所有心境与情绪最准确的表达，这个历史比后来这条大道被重新命名的那个年代要早很多年。

如果视点不仅限于昆仑山山脊以南而是整个天山以南，作为纵贯塔里木盆地的塔里木河的上游河流，札莱甫相河的地理意义与创造力都远不是塔什库尔干河所能比拟的：

不仅是帕米尔山间谷地的开拓，而且是孕育了环塔克拉玛干沙漠所有那些最美丽的绿洲！

不过，在如今大多数的地理描述中，札莱甫相河的概念常被叶尔羌河所涵盖，人们多知道有叶尔羌河而不知有札莱甫相河。实际上，自昆仑山口大片的冲积戈壁南越，一直到乔戈里半山之间的冰川舌部，这条汇集了无数山地流水的汹涌水脉今天被通称为叶尔羌河，她的上段为克尔钦河，河流流经的地域骑着骆驼需要走五到七天；下段就是塔吉克人所说的札莱甫相河，整个河段骑着骆驼需要走九天或者更多的时间，随后它会一直流入昆仑山的庞大山系之中。

依据今天人口分布的格局看，东部帕米尔高原的塔吉克人以塔什库尔干县城为中心高度集中，四周分布渐渐稀落。后来，最远的地方已成为中心地带难以理喻的边缘。

为了寻求新的草场，最早的先民开始跨越大道以东的山地，最终创造了碧玉般的一连串儿远离中心的世外村落，这就是今天散布在帕米尔高原东部边缘的一系列人类聚居区，最大的有数十户人家集中居住，最小的仅有一户人家，它们有一个通称：

勒斯卡姆村。前缀较长：中国新疆塔什库尔干塔吉克自治县达布达尔乡。

关于村名，有一种说法。

“勒斯”是维吾尔语“特”或“最好”的意思，“卡姆”是汉语“矿”的转音，寓意这是有宝石的一个地方。当地有一句带有训诫意味的俗语：

坎土曼（维吾尔农具）把子不抓，馐（食物）哪儿来？

勒斯卡姆不去（因为遥远），“矿”（宝石）哪儿来？

这种说法有个问题：维吾尔语加汉语这种表述方式流行不过几十年的时间，勒斯卡姆村的历史一下变得近乎幼稚得让人不足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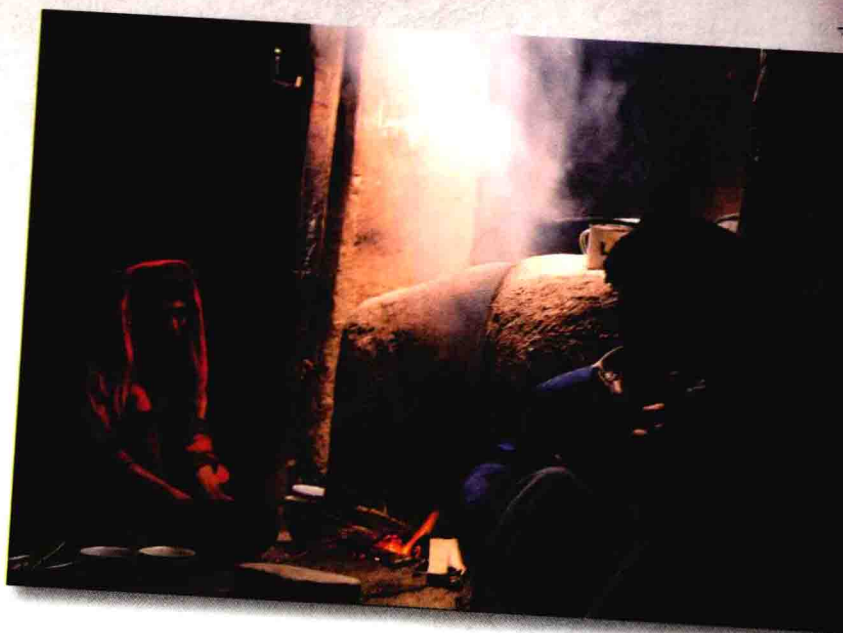
为什么是这种情况呢？

有如下三种解读：

i 勒斯卡姆村的历史确实短

我曾看过勒斯卡姆村几个主要居民点的墓地，最早死去的人距今不会超过三代以上。

ii “勒斯卡姆”只是“今天”勒斯卡姆人的记忆



勒斯卡姆人仅以烧柴为生，现在砍柴、驮柴已是各家头等紧张的事，土地垦殖近于极限，原有的墓地在山地不断的崩塌之中早已荡然无存……这些信息，都足以让人猜想勒斯卡姆村正处在一种循环往复的历史之中，只是现在的勒斯卡姆人“看不到”或“不理解”这些凭据。

iii 历史的久远往往有童话的简单

我曾仔细记录了前往勒斯卡姆村沿途所有的地名，如莫力吉兰（一种牛爱吃的草）、卡西族勒（两个馕坑）、沙特马里克（树棚屋）等，都是最先抵达的人以第一眼看到的东西随意命名，最终习惯成俗，全不似敦煌、嘉峪关、轮台、走马川……这样的地名有西风萧瑟的雄浑意境和深远文化蕴意的附加。稍作梳理，从发生形态上细细揣度，我不禁大为吃惊：勒斯卡姆人的心理尚处于一个没有史诗、神话和尚没有形成任何传统的年代，简单极致的心境亦如祖始初蒙！

随札莱甫相河 迁徙的高原之家

在帕米尔高原，只要有一次对视，你就会对塔吉克人的眼睛留下印象：

有鹰眼的锐利和大山暗影之下湖水的蓝。

塔吉克人最极致的抒情方式就是舞蹈，男人、女人，老人、孩子，悠然恬静，壮怀、激越，或者就是一次调情，所有的语意只用一个动作表达：

鹰翔。

正因为这个原因，同大多数人一样，我长久将塔吉克人视作“鹰族”。

大约12年前（1996年），第一次翻越盖加克达坂深入帕米尔高原的东部边缘，我走的是塔吉克人的山间牧道。两天之后，第一次看到了札莱甫相河，实际上是完成了从塔什库尔干河谷到札莱甫相河谷的跨越。这是典型的凹形河谷，最宽的地方有一二十公里，河谷两边所有的地貌近乎于垂直矗立，岸、崖、从山顶到山脚的大陡坡和巨石，还有垛在山头的云垒，在最近的距离挤挤挨挨地码起来形成对峙让人瞠目，人牵着骆驼踩着一条羊肠道，走出去两三个小时也看不出移动……

这段河谷走了5天，这是我第一次穿越东部帕米尔高原最重要的地理标志带：

帕米尔高原的东部边缘与喀喇昆仑山庞大山体的第一道隆起对峙，札莱甫相河横亘其间成为一道天然分界，长风鼓荡，云霞凝聚，每一处都会触发你的思绪跨

越千年，山谷的尽头有隐约的雷声……

我走过了塔吉克人一连串的聚居点：

依沙布拉克、乌鲁克、托库孜布拉克、克克塔西、包先迪江、阿孜
尕拉……

这些村子，可数的居住史，最长的不超过十代人之上，这样有助于
在最近的距离看清人类行为最初的轨迹和动机，这让我极兴奋。在这些
村子中，有一个村子20世纪70年代中叶始有人垦荒，黄褐色的大山环
抱之间，砾石横陈的河漫滩渐渐被一片绿色掩隐，它的名字本身就是它
历史的最好演绎：

穹托阔依，意为：“新牧场”。



每一个塔吉克人心中，
都有一座慕士塔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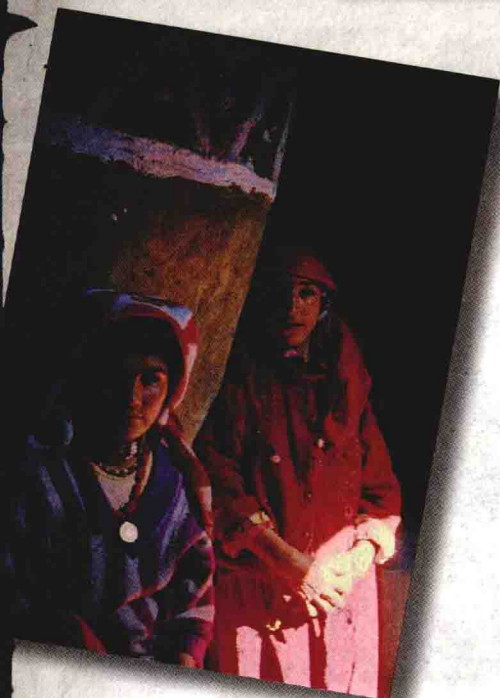
穹托阔依的一年四季，除了盛夏的绿和深秋的黄，几场劲风之后的凋敝会一直持续到第二年的四月。树和草，都没了绿意掩蔽和叶片窸窣的委婉情致，树干、草秆儿近于土色。风从北面那个骑着骆驼得走好几天的山谷中吹来，或者从南面折角的深远峡谷吹来，伴着扬沙持续推进。迎风而立，能感到衣襟撕扯、肌骨透侵的强劲。对面的山壁，随着太阳的升起，会从一片幽暗渐渐被全部揭开面目，褶皱的阴晴两面和融雪久经时月在山壁上刻蚀的水迹线赫然呈现。太远的视觉差异不会让你过于惊讶，走近了你才会震惊这些褶皱和水迹线完全是悬挂在山壁之上的一片土林，每一道褶皱或水迹线跨过去都会在数十步或数百步之外，存现一派久经风尘的残颓意蕴让时间在久远的从前轻纱若舞，劲风震耳，驼啸悠远，而这整个山体，就是帕米尔高原东部的高大边缘！穹托阔依没有雨，下雪也不会落在地面，山上却有不少雪，天阴得深雪线低，阴得浅雪线高，雪线的高低就是一时或一年的寒暑变化。西南角最高的一座山峰常年堆雪，盛夏偶有雪崩溃塌。就是在一次雪崩的时候，我和勒斯卡姆村最年迈的长老吾守尔·尼牙孜在一起，这位104岁的老人望着雪块崩落的大山感慨万千地摇着头，而后低叹一声：

慕士塔格……



从此，我才知道，“慕士塔格”并不为帕米尔高原的某一地所独有，在每一个塔吉克族聚居区或每一个塔吉克人心中，都会有一座“慕士塔格”！这座山至高无上，被视作神灵之所，会给人类以庇护，其本意为冰山，引申有“山父”之尊。而崇敬雪山，则是塔吉克人普遍的“心结”，他们将河流、草甸、畜群及地面所能生长的一切，都视作神圣的“山父”所赐予，吾守尔·尼牙孜老人的万千感慨融合着一个民族的血脉沉淀与久远心履！

在东部帕米尔，冰山融水开凿了纵横散布的一条条水道，为牧人吆着畜群过往和后来大道的选择创造了条件；另一个重要价值就是为人的聚居提供了最重要的依存背景。札莱甫相河的流向自南向北延伸，流至穹托阔依这一段，河床西岸紧依帕米尔东部的高大边缘，另一面却极为辽阔，使得大河尽可以恣肆纵横，分流推进。水势旺的年景，河流任意改道，冲刷堤岸，凿出新河道，让人隔年望去都会陌生，东岸的河床版



图也会随之有所改变。我曾看到河流从第一片冰绒如花到河面大半冰封的全过程。但是，河面不会整个冰封，这估计与水的流量、疾缓有关系，水流的声音并未中断，融于大山充斥的天地之间，融于人畜所在的每一个场景，河面的变化是穹托阔依最鲜明的季节标志。在夏日，没及驼腹的河水隐去，骆驼可以踩着冰面过往，旅人出门最惊险、让人最担心的情景不再，这个时候，你能随时看到有驼队驮着山外购置的东西从冰面上过往。

河面冰封的季节，最直接的影响就是穹托阔依后山的一条水脉断流。这条水脉，我长

久以为是泉流，穹托阔依地面的每一株树、每一片地和人畜饮用的水，都有赖于它的终年流淌。后来，我多次登上后山，曾绕到后山一天路外的沟里跟随吾守尔·尼牙孜老人的几个孙子去砍柴，才弄清楚这条水脉的来路非同寻常！

穹托阔依的后山，位于札莱甫相河的东岸，与河西岸帕米尔东部的巨大边缘相对。整个山地，以位于最东侧的一色赤裸岩壁为制高点。岩壁之下，由一脚踩下去能没过脚背的暄软尘土覆盖，尘土之下时有片状的岩石露头，轻易就能扒出来，一捏就会有簌簌掉落的粉末，说明整个山地正处在持续不断的风化之中。厚厚的尘屑覆盖层很辽阔，分为三级台地一路铺去，最后与遍是裸石的河滩衔接，这就是穹托阔依的整个地表呈现。若没有水，一只鸟飞过或随意丢一个石子，都会溅起一阵尘土飞扬！事实上，穹托阔依的整个干燥地表的确没有生成水的任何条件，

水是穹托阔依最大的隐秘和生存依据！穹托阔依阻挡人看不到谜局的原因，缘于通常都是从山下往山上望的仰视方式，东面的一色赤裸岩壁遮挡了它背后的辽阔天空和天空之下的重重大山，只呈现给你极单调的一道勾勒，嗅不到星点水气。实际上，在这道赤壁之后，穿越这段以重重大山构成的辽阔地域就是驾车也得走很多天，海拔5000米以上的高山比比皆是，有承载积雪的最好条件，我曾非常吃惊地在他后砍柴的沟里看到了柏树！融雪积流成河，从穹托阔依岩壁间的某一点溢出，最后将穹托阔依从上到下描绘得五彩缤纷，成为大山环抱之间一个傍山临水的绿岛。吾守尔·尼牙孜老人的长子达吾提·吾守尔是我的同庚好友，他不正一次向我描述穹托阔依三十年前的情景：

没有草，一棵树没有，我们浇水嘛……

穹托阔依的海拔高度大约是2900米，山岩风化的尘屑堆积有足够

